世說新補 六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賢媛

補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常有他舍鷄飛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泣而不餐姑恠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補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論語傳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戢屨貿貿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
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譖班婕妤呪詛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擧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袁隗妻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少歷顯官獻帝初爲太傅馬倫是季長女列女傳曰班姫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妹芝亦有才義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

補

想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别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没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下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琊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疏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

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畧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者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奇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醜交理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畧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是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覈問之允對曰擧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

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
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
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
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
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
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
然遣出望其衣
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
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
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
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
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

己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絝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賛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子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賛曰奇

秦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爲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淩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淩誅幷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爲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

至今日毋都無懺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彦偉清河人高貴鄕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經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揚于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騈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時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塞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

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郎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勅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旣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刋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旣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荅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旣云世祖下詔不違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李平陽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冑江夏人媞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俊忠瑯耶人初趙王倫封瑯耶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從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日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遂遍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呼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辨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
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
未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
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

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
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為
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氷雪積日侃室

如縣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一作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

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
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
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
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
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
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
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
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
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
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
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
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
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
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

也疑後人因盂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妬記曰温平蜀以李勢女爲妾郡主凶妬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中興書曰希字始彦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温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

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第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彦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也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下範之母之外孫也別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琊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閭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補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胷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

而已迫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孫歎擢存頤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閨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

其外孫時来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温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補

宋明帝嘗於宮内大集贏婦人以為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贏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后在家為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為剛正如此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補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嵊南史曰嵊字四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徐悱字敬業東海剡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覩此文于是閣筆

補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官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緑衣秉簡者謂之將軍椿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兇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趙璘因話録曰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

補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覊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擢拜中書以貪賄伏法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女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怒以載得罪不應翁壻同時俱在政府又無應婦翁卑體于女壻則載妻為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晴人其所載唐事尚相牴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導彭城人黃巢擾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

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将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書曰黄巢曹州寃句人初依尚君長為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補

宋太祖将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詾詾如此将若之何太

祖姊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决胷懷乃来家閤恐怖婦女何爲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曰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公主太祖女也不應以杖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姊一入未笄而夭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此乎

術解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從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

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補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補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吳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

日異哉我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譏嗤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補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蜀中錦工織錦濯之江流則錦至鮮明）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劍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十口）

荀勖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旣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畧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
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
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蘷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
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旣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時王律數校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
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
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
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
長短所致然今鍾磬是魏時杜蘷所造不與勗

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服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晋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仍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晋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

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古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塚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内將亂璞投策嘆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角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毋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補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儀而一搥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搥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萬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萬上住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来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来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補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大業拾遺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

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帝召宮女問汝自爲之耶曰道塗兒童都唱此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艶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爲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補

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决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補

李龜年揚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又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補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劉餗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補 李賛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賛皇曰金山泉揚子江中冷水下 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爲朋黨所搆貶崖州司戶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巧藝

補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歎異之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粧奩戲傅玄彈棊賦叙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

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日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日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恊荀有寶劒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日勗以寶釰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世語日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劒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日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
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

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韮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宅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補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妙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竇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雲壑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撮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駱驛飛馳可謂王之藎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補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朱景玄唐朝名畫録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録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朝山水第一

吳道玄嘗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補

補

寵禮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技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門鄉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攄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夫論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傴媽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凉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蚩姸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能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

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日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北堂上抗
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日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造河南尹羊陟謝承後漢書日羊
此是命矣夫陟遷河南尹計月
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
通斷理寬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日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屛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瞻仰 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補 謝幼輿爲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補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 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 還下車呼其兒

補

兒郎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即嵇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時泰山胡毋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晉書曰暢字世道祖嘏魏太常父祗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尋沒于石勒勒甚重之以爲大將軍右司馬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玄祖勗尚書令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河東裴遐共齎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便就馬廄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補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遥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補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入歷大司馬叅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補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叅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林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録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嘏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補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隷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將軍

補

王僕射儉也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公粲也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令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

日柳世隆長子惔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惲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惔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八世孫沖即愉之世父休源從沈麟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晉安王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無天子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

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補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 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頻爲元帥帥師伐陳頻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震之裔父忠事魏及周封隋公至堅進爵爲王明年稱帝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韋綬在翰林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夐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愼致傷晩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曰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爲賢妃六宮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補

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絪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絪以文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驗悦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之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之懷以庸訪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旺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適來旁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

宣令坐以王杯斟酒賜之御林案上有書兩卷
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
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
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抃舞
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
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壼奧況堯舜禹湯之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
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
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令
日觀卿詞學臨軒對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
學士歸院又還禁林夜漏將
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補

錢文僖守西都 東都事略曰錢惟演字希聖幼
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高
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
所爲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

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
該博故其家聚書倍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
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謚文僖 謝希深 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
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
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溫皆為名儒 歐陽永叔 東都事略曰歐
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 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歐陽永叔楊
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曉靄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峷未甚則芒蹻以進抵峰極上院躋

封禪壇下朏峯乃向所跂望謂非挿翼不可
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又聶韓文公所謂石室詰盡東峰頂夕霜頂上
露下泠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顛
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
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嵩
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遂府忽
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歷代二夕之談
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
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
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
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況其
下者眾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
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
動四座
偉之

任誕上

補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任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荅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補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

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毁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幝衣諸君何

為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傍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

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撿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王安豐頹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為三司

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幝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挂犢鼻幝也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盖以渾未識已之所

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着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日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飢賓客攻剽逖輙擁護

全衡說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千古談者總一毋主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耽在艱中便

云大快我心作采卿但大嗅即脫其衰共出門
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
祖擲必盧雉二人齊呼
敵家頭刻失數百萬也

補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横流處不安也

補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遂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光逸字

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嶷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舉孝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補

胡毋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

貽伊戚 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謂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

補

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俊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

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蒙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

協賛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蒙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亶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

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

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周祗隆安記曰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爲鎭軍將軍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

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嘗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柰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王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謝氏譜曰謝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卽回軒焉其率如此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任誕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爲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来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歎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郤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治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荅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晉陽秋曰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飲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荅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筦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荅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張驎驎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外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之三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

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耶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諺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喩三吳廞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廞敗不知所在

補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補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杭

補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補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

補　補

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録事參軍與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

補　補

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鑪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 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超宗子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南史曰暄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南北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嘗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

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躭嗜吾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我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墜車侍中之門臨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
不可及也後主用爲散騎常侍以事發悖死

補

齊神武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渤海脩入仕魏爲丞相百戰而剪凶徒尊主匡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謚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李白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厲志操粗覽書史神武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挾彈攜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文襄帝諱澄神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齊書曰搔字德沉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補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補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補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因入奏挾

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豈歌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盖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

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雜易服燕戲褻雜侍婢入未念醆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雜之詞迨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隨房乞食以爲笑樂相山野錄日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補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傳曰承裕有清才好爲歌詩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惟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爲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補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補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補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卧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補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船會設黍臛衡年少在坐後漢書曰衡從見操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其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

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艨衝舡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黍臛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舉搏以弄戲 禰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卓前馬槽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曾操又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又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孫子荊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

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初販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

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括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来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絶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鷄酒往與共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補

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少字螭虎）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虨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敳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徵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

主已知子猷當往乃洒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

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

補 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補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補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襍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譓祖莊金紫光祿大夫父朏尚書令譓仕至右光祿大夫）

補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補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補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

補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戢字慧景吏部尚書偃子美容儀動止皆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補

梁武帝與何子晳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張吏部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

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義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叅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巷苴賄賂為時所鄙

補

劉瓛讌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補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補

遷見之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徃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産業桓玄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初毅甚屯窶在京日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

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補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徒諮議參軍子綽綽弟遠字季雲粗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顛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季雲入簡牘可笑子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締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爲是書之忠臣毋令重誤千載爾

補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馬歷官尚書僕射司馬子如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從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穢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閒冗以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穢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拍視嘆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補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撿校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貲成其計加太子賓客進封郡公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

補

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朓也梁典日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史日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暗中摹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唐詩記事日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譴雖譴而名不衰日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日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日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日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日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日續字

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倦學輩從子弟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熈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補

耶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齊争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争忿朝堂貶乾

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
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補

曾子固爲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二能文及冠遊大學歐陽脩見其文而奇之自
是名聞天下擧進士爲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
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
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並簡質不具載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言班固典引敘曰臣固永平十七年臣與
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衍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米元章守漣水

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入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

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顛顚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為子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懿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嘗舉曹公爲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

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殷亡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為雍闓縛送孫權蜀志曰益州郡殺太守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

武侯遣鄧芝使吳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為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之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

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補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

王光祿大夫共朝觚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别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愽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至妬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毋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克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

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晋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决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羡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晋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債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晴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阿鄢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炎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笑而不答

世說補卷之十七